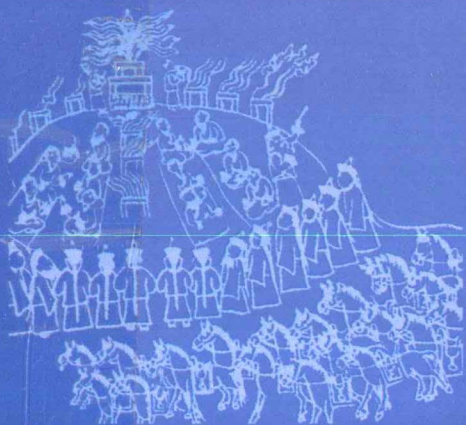


张玉安 陈岗龙 主编



陈岗龙 乌日古木勒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МОНГОЛ
АРДЫНАМАНЗОХИОЛ

宁夏人民出版社



蒙古
民间
文学

主编 张玉安 陈岗龙



陈岗龙 乌日古木勒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МОНГОЛ
АРДЫНАМАНЗОХИОЛ

宁夏人民出版社



蒙古 民间 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民间文学 / 陈岗龙, 乌日古木勒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11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 张玉安, 陈岗龙主编)

ISBN 978-7-227-04028-6

I. 蒙… II. ①陈…②乌… III. 民间文学—文学研究—蒙古
IV. I311.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848 号

蒙古民间文学

陈岗龙 乌日古木勒 著

责任编辑 史 芒

装帧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河北省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3125

字 数 230 千

印 数 3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028-6/I·107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蒙古

民间
文学

本书出版得到北京大学 985 工程经费资助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张玉安 陈岗龙

【顾问】 (按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黄宝生 梁立基 刘安武 刘魁立 刘守华
乌丙安 严绍澧 乐黛云 张鸿年

【编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朝戈金 陈岗龙 高丙中 高木立子 拱玉书
哈若蕙 何志明 姜永仁 孔菊兰 刘介民
吕微 孟昭毅 裴晓睿 色音 史阳
谭立群 万建中 王邦维 薛克翘 杨利慧
叶舒宪 尹虎彬 张玉安 赵杨 鄧溥浩

【作者简介】



(宁静 摄)

陈岗龙,蒙古族,1970年生,民俗学博士,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蒙古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蟒古思故事论》、《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奶茶与咖啡——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下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主编)、《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合著)、《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主编)、《琶杰研究》(合著)、《毛依罕研究》(合著)等。在国内外用中文、蒙古文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译文80多篇。独立承担和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蒙古族目连救母故事与汉族目连戏的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与张玉安教授

共同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项目《蒙古人西征与东西方文学交流和文化对话》，并承担教育部重大项目《〈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组织和研究任务。2002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4年荣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在北京和乌兰巴托出版过诗集《蒙古人》、《泪月亮》。现担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东方文化集成·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编委、《民族艺术》杂志编委、《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编委、蒙古国立大学学报《蒙古学研究》编委。

乌日古木勒，女，蒙古族，内蒙古库伦旗人，文学博士。198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1994年在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硕士，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获文学博士。2000—2001年，在日本岐阜圣德学院大学留学。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节日与神灵——岐阜人的四季民俗节日田野调查记》，发表过《蒙古史诗研究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人巫仪式》、《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蒙古族萨满传说研究》、《蒙古佛教传说》和《满族神话研究》等学术论文和译文。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序

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各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古代埃及的神话,古代两河流域的洪水神话和《吉尔伽美什》史诗,古代印度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代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古代伊朗的《列王纪》,古代日本的《古事纪》和《竹取物语》,无一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而在今天的东方各国,口头传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活形态民间文学依旧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据2007年6月8日《光明日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菲律宾的“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唱述”、“伊夫高族群的呼德呼德圣歌”,印度的“拉姆里拉——《罗摩衍那》的传统表演”,柬埔寨的“斯贝克托姆——高棉皮影戏”,孟加拉的“吟游歌师歌曲”,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韩国的“板索里说唱”,中亚吉尔吉斯坦的《玛纳斯》史诗、雅库特的“奥龙库——英雄史诗”,蒙古的“长调民歌”等,均榜上有名,无可非议地见证了东方各国优秀的口头传统在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既古老而又鲜活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财富展示出来,对于全球化的今天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认识我们身在其中的东方各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术界不仅要研究好东方民间文学,而且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其引荐给全社会,因此我们主编了这套“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关于“东方民间文学”的概念，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充斥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今天，人们一提到“东方”就谈虎色变，好像我们自己不打自招就陷入了西方殖民话语的圈套。现在又在“东方”后面加上“民间文学”，似乎更是把本不该放在一起的两个概念硬揉到一起。“民间文学”本来在中国学术界就没有相应的地位，一直被误解为与作家文学对立的草根文化，从来不被文人志士和知识分子所正视和尊重。但是，“东方”和“民间文学”这两个概念却不谋而合地具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东方”和“民间文学”（甚至是“民间”）都被误解过，都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排斥过，今天的处境也是如此；二是“东方”和“民间文学”都是人类文化的源和根。东方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诞生地；而民间文学则是作家文学的根。这不仅仅是历史，人类文化发展的今天也是如此。其实，人类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是一直并存到今天的；并不是文字出现之后书面传统便完全代替了口头传统，作家文学完全代替了民间文学。就像东方和西方也一直是相互依存发展到今天一样。只不过是我們自己人为地用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将其拆开罢了。实际上，“东方”并不是西方人教给我们的一种想象的方式，东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家園；“民间文学”也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文化，而是人类最根本的表述文化。因此，与其从高深的哲学层面质疑和思辨“东方民间文学”的命题能否成立，还不如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给予回答。我们更愿意做这样一个比喻：“东方民间文学”就是我们自己的美丽的花园，这个花园里既生长着《吉尔伽美什》、《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一千零一夜》那样的参天大树，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开满了无数鲜艳而芳香的花朵。这个花园里流淌的小溪曾经哺育

了希腊罗马神话和西方文化艺术，这个花园里的沃土也孕育了东方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我们欣赏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更喜爱这里每一朵无名的小花。基于这种信念，我们提出“东方民间文学”的命题，并乐意为东方民间文学的发扬光大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东方各国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展现给读者。而这种展现，不是像介绍作家文学作品那样，分析其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而是在东方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和民俗生活的语境中描述和展示其民间文学或者口头传统。常言说，“活鱼要在水中看”。只要深入了解东方各国富有生命力的口头传统，我们就会明白，一个古老的神话，不能简单地称为“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完全无知和幼稚的想象故事”，而应看成它所传承的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是其民族的哲学。一则民间故事，不仅只供人们娱乐和消遣，而且对家族和社会承担着难以想象的重要功能。我们通过东方各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阅读和理解，就会进一步认识民间文学对东方传统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在丛书中我们试图以新的视角解读古代东方的神话传说和史诗、《五卷书》《一千零一夜》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也力求更多地描述和介绍在东方各国各民族民间生活中依然传承着的鲜活的口头传统。因此，可以说，东方民间文学既是古老的，又是鲜活的。我们不希望把鱼从水里捞出来做标本，去解剖，虽然那也是必要的；我们也不提倡把花园里的鲜花摘下来，夹在书本里，让它日渐枯萎。我们将以欣赏的眼光去描述，去赏析。我们相信，这样的描述和赏析将使更多的读者为之吸引。因此，我们的“东方民间文学丛书”，没有对东方民间文学的内容进行高深的理论分析，而是通过一个个

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民间歌谣、一部部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的深入浅出的赏析，勾勒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一道道风景。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这套丛书拓展东方民间文学的影响，让东方民间文学更加深入人心。钟敬文先生说过，“我研究民间文学，是因为我欣赏和喜爱她”。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东方民间文学，欣赏东方民间文学。

东方民间文学也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绚丽多彩的东方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学的整体，而且古老的东方文学的传统特征主要见之于民间文学。但是，过去的文学史家们常常习惯用审视作家文学的眼光去介绍和探讨民间文学作品，未能足够地关注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即口头传统。其结果，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或传统被看成一个个孤立的作品。此外，文学史家们过去所关注的只是那些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成文字的印刷文本形态，而不是自古以来就在每个东方国家民族中口头传承至今的传统。也就是说，以往的东方文学史往往将本质上区别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相混淆，用研究书面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口头传统，即用作家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和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其结果，这样的解释和分析不一定符合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的真实情况。目前，我国的东方文学，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历来以西方文学为主，东方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文学格局中，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成了衡量东方文学的唯一标准。如果以是否获诺贝尔文学奖来衡量东方文学，那么除了泰戈尔、川端康成等少数获奖的作家和作品，似乎东方文学就再没有作家和作品可以与西方文学相媲美了。这样，东方文学便自然与西方文学相形见绌了。但实际

上,人类的文学和文化一样,并没有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标准应该是多样的。东方民间文学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为东方文学奠定了传统根基,体现了东方各国各民族文学传统的多样性。我们认为,与其迎合西方文学的标准,翘盼诺贝尔文学奖,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地位,不如先眼光向下,审视一下东方文学自己的根基。倘若如此,那么我们就惊喜地发现,东方文学传统的丰富多彩原来竟蕴藏在东方民间文学的花园里!当然,我们也要争取诺贝尔文学奖,要以积极的姿态融入文学的全球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保留欣赏东方文学传统的权力。我们的这套丛书,将通过对东方民间文学的介绍和赏析,展示东方文学过去鲜为人知的一面。或许,这些内容便是东方文学立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主要资本,甚至是世界文学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源泉。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后续成果。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是教育部百所社科研究基地之一的北京大学东方研究中心2001年启动的重大项目。这一项目的主要成果四卷本《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已于2006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此后,我们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全校通选课“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和研究生课程“东方民间文学”,在国内率先开始培养东方民间文学方向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着手编写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立项教材《东方民间文学教程》。而即将出版的这套“东方民间文学丛书”则是我们走出校园,在更广的范围内拓展东方民间文学的影响,使东方民间文学成为全社会享用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一个尝试。科研成果从专门研究东方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专家学者的案头进入大学课堂,再普及到广大读者之中,这样一个将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和社会

文化普及三者结合起来的路子,应该是我们大力提倡的。为此,丛书的作者们以雅俗共赏的标准,持严谨科学的态度,用通俗易懂的手笔,认认真真地把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精华奉献给读者。丛书各分册的作者,在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东方民间文学,在感情上已经与各自对象国的民间文学难割难舍。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每本著作的字里行间,不仅饱含着作者的智慧和勤劳,也充溢着他们对东方民间文学的敬重和深深的情感。

东方民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和范畴,在中国学界和文化领域引起关注也只有几年的历史,但是她已经展示出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中最有希望和最有潜力的风景。我们知道,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更相信,“东方民间文学丛书”这样的一套读物对全球化时代善于思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思考中国文化、思考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讲,应该不是奢侈的,而是及时的和需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宁夏人民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和“人文日本新书”两套有影响的丛书之后推出“东方民间文学丛书”,体现了文化关怀的可贵精神。最后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资助和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 编

2008年3月16日

目录

第一章 蒙古历史文化与蒙古民间文学 / 001

第一节 蒙古历史文化与蒙古民间文学 / 001

第二节 蒙古民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 / 015

第二章 蒙古神话 / 033

第一节 蒙古创世神话 / 033

第二节 蒙古人类起源神话 / 042

第三节 蒙古英雄神话与萨满起源神话 / 046

第四节 蒙古洪水神话 / 052

第三章 蒙古民间传说 / 059

第一节 蒙古民族的族源传说 / 059

第二节 蒙古民族的历史传说 / 072

第三节 蒙古民间山水传说 / 095

第四节 蒙古风俗传说 / 100

第四章 蒙古英雄史诗 / 114

第一节 蒙古英雄史诗的分布及其部落特征 / 114

第二节 蒙古英雄史诗赏析——《英雄锡林嘎拉珠》 / 132

第五章 蒙古民间故事 / 151

第一节 蒙古动物故事 / 151



第二节 蒙古魔法故事 / 162

第三节 蒙古生活故事 / 179

第四节 蒙古幽默与笑话 / 187

第六章 蒙古民俗歌谣 / 195

第一节 蒙古民间咒语 / 195

第二节 招福词 / 215

第三节 洒祭词 / 219

第四节 祭词 / 227

第五节 祝词 / 231

第六节 赞词 / 234

第七章 蒙古民歌 / 242

第一节 蒙古劳动歌 / 243

第二节 蒙古长期民歌 / 256

第八章 蒙古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概况 / 288

后记 / 315

第一章 蒙古历史文化与蒙古民间文学

第一节 蒙古历史文化与蒙古民间文学

一、蒙古民间文学的概念、范畴和部族特征与地域特点

本书中使用的“蒙古民间文学”的概念指蒙古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个概念所包括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蒙古国境内蒙古人的民间文学,而是要宽泛得多。这个概念与“蒙古文学”、“蒙古古代文学”的概念和范畴相对应。我们所讨论的蒙古民间文学,根据蒙古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当今世界各地蒙古民族的分布,应包括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和我国蒙古族的民间文学四大块。由于本书是东方各国国别民间文学概论,因此我们暂且不把我国蒙古族的民间文学收入本书中,就像“东方民间文学丛书”中没有列中国民间文学,其主要原因是虽然中国是东方的重要国家,而且中国民间文学是东方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已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已经出版了几十种,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同样道理,我国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比较熟悉,因此我国蒙古族民间文学虽然原则上属于蒙古民族民间文学的范畴,但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们还是



主要介绍蒙古国和卡尔梅克及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文学。而在蒙古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中，我们是把蒙古民间文学当成一个历史的有机整体来看待的，而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民间文学、卡尔梅克民间文学和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的一些独特性则被看作是蒙古民间文学的部族特征和地域特点，蒙古国喀尔喀蒙古民间文学和布里亚特民间文学等都是蒙古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分属两个国家的两种传统的民间文学。我们从蒙古语的发展历史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蒙古语的历史发展中它与卡尔梅克语和布里亚特语一直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语言学上，蒙古语的发展分为古代蒙古语、中古蒙古语、近古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四个时期。在古代时期（12世纪末 13世纪初），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和建立蒙古汗国，蒙古诸部落氏族语言趋于统一，形成统一的蒙古语。在中古时期（14~16世纪之间），由于蒙古汗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其他的历史原因，使得蒙古人彼此分散，相隔遥远，因而趋于统一的蒙古语又开始分裂，各自发展，成为蒙古语族形成诸独立语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立语言成为蒙古语族语言。这一时期的统一蒙古语分化为两种语言：中古东支蒙古语和西支蒙古语。在近古时期，中古东支蒙古语分化为近古达斡尔语、近古蒙古语、近古莫戈勒语三种语言；近古西支蒙古语分化为恩格尔语（东部裕固语）和近古蒙古尔语（土族语）两种语言。这时期的近古蒙古语的三个方言后来形成成为卡尔梅克语、蒙古语和布里亚特语。在现代时期，近古蒙古语发展成为我国和蒙古国的现代蒙古语，西迁的卫拉特方言发展为现代卡尔梅克语。从蒙古语分化演变的历史看，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的分化是在蒙古语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现代蒙古语阶段才出现的。卡尔梅克语是 17 世纪前半叶离开准噶尔迁徙到伏尔加河畔的卫拉特人的后裔——卡尔梅克人使用的语